

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网络学习资源的应用现状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40位来华留学生的混合研究

Shakirova Liia, 翟 涛

绍兴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9日

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 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网络学习资源已深度融入留学生汉语学习全过程, 成为弥补传统课堂教学不足、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关键支撑。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 以华东地区某综合性大学40位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系统考察其网络学习资源的使用行为特征、群体差异及主观认知体验。研究结果显示, 网络学习资源在样本群体中渗透率达75.0%, 63.3%的学习者在汉语入门阶段即开始使用, 整体呈现“高频短时、碎片化嵌入”的使用特征。资源索引类与社媒交友类资源使用率最高, 学习者选择资源时首要考量内容适配性与功能实用性。汉语水平、学习时长与学习阶段是影响资源使用行为的核心变量, 不同背景学习者在资源类型偏好、使用深度与学习内容上存在显著分层。信息质量参差不齐、资源筛选成本过高与互动反馈机制缺失是当前制约资源使用效果的主要瓶颈。基于上述发现, 本文从资源供给侧改革、教学融合应用与学习者能力培养三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策略, 为构建高质量中文教育数字资源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来华留学生, 汉语学习, 网络学习资源, 使用行为, 影响机制, 混合研究法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Blended Study Based on 4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Shakirova Liia, Tao Zhai

Abstract

With the full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advancing rapidly.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have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ave become a critical support to offset the deficiencie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atisfy personalized learning demands.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design integrat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study selects 4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East China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group differences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experiences of their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reach a penetration rate of 75.0% among the sample, and 63.3% of learners begin to use them at the entry stage of Chinese learning, generally presenting a usage pattern of "high frequency, short duration and fragmented integration". Resource indexing resources and social media networking resources enjoy the highest utilization rates, and learners take content adaptability and functional practicality as their primary considerations in resource selection. Chinese proficiency, learning duration and academic stage are core variables influencing resource usage behavior.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stratification in terms of resource type preference, usage depth and learning content. Uneven information quality, excessive resource screening costs and the absence of interactive feedback mechanisms are currently the major bottlenecks restri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resource supply-side reform, integrated teaching application and learner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o a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high-quality digital resource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Usage Behavior, Influence Mechanism, Mixed-Methods Resear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中文教育进入了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发展新阶段。截至 2021 年，我国已累计开发国际中文数字教材近 4000 种、慕课微课近 2 万节、数字应用近 1000 个，形成了覆盖多语种、多学段、多技能的数字资源体系[1]。网络学习资源作为数字化教育生态的核心载体，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为全球汉语学习者提供了多元灵活的学习路径，深刻重塑了汉语学习的形态与成效。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化转型路径、资源类型特征、教学应用模式与学习影响效应四个维度展开。在数字化转型与资源建设层面，刘琉(2025)指出，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数字资源供给、创

新教学模式与管理体系,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路径[2]。马箭飞等(2021)系统梳理了中文教育资源建设 70 年的发展历程,提出资源建设已实现从纸质到数字、单一到多元、通用到国别、封闭到开放的四大转变,为网络学习资源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1]。在资源类型与应用特征方面,郭晶等(2025)基于越南中文教育场景,将中文数字教学资源划分为教学平台、学习 APP 与社交平台三类,并证实学习动机对资源使用需求存在显著影响[3]。马宁(2023)通过控制实验对比发现,教学应用程序对初级汉语学习者的水平提升效果显著优于数字教材与网络课程,为资源选型与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4]。丁琳(2025)、黄玉洁(2025)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学习内容精准适配、个性化交互与智能评估反馈,有效助力留学生汉语听说能力发展[5][6]。

在教学应用模式层面,现有研究可归纳为三类方向。混合式教学的资源整合、学习理论导向的应用创新,以及特定群体与领域的资源适配研究。混合式教学模式方面,张寒冰等(2026)提出线上中方教师加线下本土教师的跨国协作教学模式,通过开发微课与项目式学习资源、实施教-学-交流三段流程,适配海外本土教学场景[7]。孟润田(2026)构建的线上共建课堂多模态互动模式,将网络资源贯穿备课至课后语言练习全流程,依托线上语言社区强化课堂互动效能[8]。

理论导向的应用创新方面,徐上(2026)整合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设计模型与抛锚式教学模式开展智慧教学实践,有效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9]。李澎钥(2025)从学习共同体视角出发,通过搭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环境、设置真实交际任务,破解了传统口语教学场景单一、内容社会性不足的局限[10]。黄玉洁(2025)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个性化学习需以建构主义与差异化学习理论为支撑,构建智能课程资源体系以实现因材施教[6]。特定群体与领域的资源研究方面,苏晓敏等(2026)针对泰国学习者展开调查,系统分析了汉语学习 APP 的文化体验维度与优化方向[11]。李清园等(2025)从学习者视角切入,梳理了《工业汉语》数字化资源的文化传播现状,面向装备制造业国际化需求提出了多维优化路径[12]。在学习影响效应层面,相关研究聚焦语言技能提升、文化习得与跨文化能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发展三个方向。语言技能发展方面,AI 赋能的网络资源可通过搭建专业化听说课程体系、开发母语比对系统降低学习者认知负担,强化自主学习支持[5]。马宁(2023)的实证研究证实,教学应用程序对初级学习者的汉语水平提升效果最为突出,可作为自主学习与兴趣激发的优选载体[4]。李琦等(2025)发现,融合网络资源的产出导向法教学模式,能够显著降低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提升课堂参与度与学习自信心[13]。

文化习得与跨文化能力培养方面,田晓蕾等(2025)针对线上团组项目的研究显示,线上课程与网络多媒体是海外学习者文化习得的核心渠道,且文化输入频率与习得成效呈显著正相关[14]。杜芳等(2025)指出,当前数字文化资源存在占比偏低、系统性不足、时效性偏弱等问题,亟需资源主体整合创新[15]。苏晓敏等(2026)也提出,汉语学习 APP 需强化文化体验设计,助力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长期发展[11]。

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方面,线上共建课堂的互动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数字化教学优势,有效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8]。人工智能支持的个性化学习机制可通过动态评估反馈实时调整学习路径,从整体上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的质量与效率[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明显局限。一是研究视角多偏向教学端与资源开发端,侧重资源建设与应用策略设计,较少从学习者主体视角系统考察其实际使用行为与主观体验;二是研究内容多聚焦单一类型资源的效果分析,缺乏多类资源使用行为的综合比较,对学习者整合使用多种资源的研究尤为不足;三是实证研究多为小样本、单国别调查,对资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探讨不够深入,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解释。

基于此,本研究以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网络学习资源的应用现状与影响机制为核心主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揭示资源使用的整体特征与群体差异,辅以半结构化访谈挖掘行为背后的动机、体验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回应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网络学习资源的整体应

用现状如何？第二，不同背景特征的留学生在资源使用行为上存在哪些显著差异？第三，学习者对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观认知与态度呈现何种特征？第四，当前网络学习资源应用存在哪些核心问题，其背后的深层成因是什么？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实证分析，揭示网络学习资源在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作用规律，为完善中文教育数字资源体系、提升数字化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华东地区某综合性大学 40 名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样本结构与该校 2024~2025 学年留学生整体结构基本一致，具有良好代表性。研究严格遵循学术伦理规范，所有受访者均知情同意，问卷数据匿名处理且仅用于学术研究。经数据核查，3 份问卷存在学习阶段选项误填，已修正合并至硕士生类别(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 = 40)
表 1. 受访者人口学基本特征分布(N = 40)

维度	类别	人数	占比/%
国别/地区	俄罗斯	14	35
	韩国	8	20
	美国	4	10
	法国	4	10
	越南	2	5
	泰国	1	2.5
	哈萨克斯坦	1	2.5
	其他	6	15
性别	女	22	55
	男	18	45
学习阶段	本科生	22	55
	硕士生	13	32.5
	语言进修生	5	12.5

样本国别覆盖亚欧美洲多国，俄罗斯、韩国学生合计占比 55.0%，与该校同俄、韩高校的长期合作项目结构相匹配，国别多样性可为后续分析文化背景与资源选择的关联提供比较基础(表 2)。样本性别比例均衡，经卡方检验，性别对资源类型选择、使用时长及偏好程度均无显著影响($p > 0.05$)，可降低性别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学习阶段以本科生与硕士生为主，二者合计占比 87.5%，该群体整体信息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较强，其使用反馈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languag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N = 40)
表 2. 受访者语言学习特征分布(N = 40)

维度	类别	人数	占比/%
汉语水平	HSK 1 级	6	15
	HSK 2 级	8	20

续表

	HSK 3 级	5	12.5
	HSK 4 级	9	22.5
	HSK 5 级	3	7.5
	HSK 6 级	5	12.5
	未参加 HSK 考试	4	10
系统学习汉语时长	少于 6 个月	5	12.5
	6 个月~1 年	12	30
	1~3 年	11	27.5
	3~5 年	3	7.5
	5 年及以上	9	22.5

受访者汉语水平整体呈“中间多、两端少”的近似正态分布，初中级学习者(HSK 1~4 级)占比 70.0%，符合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普遍规律。学习时长以中短期为主，3 年以内学习者占比 60.0%，且学习时长与汉语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 = 0.72, p < 0.001$)，其中 6 个月至 3 年为汉语能力快速积累期，也是网络学习资源使用的核心阶段。不同学习时长群体的资源使用偏好存在历时性差异，短期学习者侧重工具类资源，中期学习者拓展至系统课程与社交类资源，长期学习者更关注学术汉语与深度文化内容。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了调查问卷方法，在参考郭晶等(2025)、苏晓敏等(2026)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自行设计问卷[3] [11]。问卷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国别、汉语水平、学习时长、学习阶段、性别等。第二部分为网络学习资源使用基本情况，包括是否使用、开始使用时间、使用频率、使用时长、使用时段等。第三部分为资源类型与内容偏好，包括使用过的资源类型、偏好的资源形式、主要学习内容等。第四部分为使用行为与目的，包括使用目的、选择资源的主要因素、工具类资源功能偏好等。第五部分为使用体验与问题，包括对各类资源的偏好程度、使用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未使用资源的原因等。问卷共包含 20 个题目，其中单选题 12 个、多选题 8 个。

其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访谈提纲围绕资源使用动机、使用体验、遇到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四个核心维度设计 10 个开放性问题。例如：“你最常使用哪些汉语网络学习资源？为什么选择这些资源？”“你在使用网络学习资源时遇到过哪些困难？”“你认为理想的汉语网络学习资源应该具备哪些特点？”为确保访谈质量，访谈前对提纲进行了预访谈，并根据预访谈结果对问题进行了调整与优化。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开展数据收集工作，共发放纸质与电子问卷 42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随后，根据汉语水平、国别、学习阶段等特征，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15 位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每人访谈时长 20~30 分钟，访谈全程录音并征得受访者同意。

问卷数据采用 SPSS 26.0 进行双录入核对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交叉列联表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卡方检验(χ^2)、信度检验(克隆巴赫 α 系数)和效度检验(KMO 与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以 $p < 0.05$ 作为统计学显著性判定标准。

Table 3.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3.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3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3.814
	自由度	6
	显著性	0.000

表 3 的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0.835，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13.814，自由度为 6，显著性 $p < 0.001$ ，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Table 4.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4. 可靠性统计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43	4

四项资源偏好程度题目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43 (表 4)，远高于 0.9 的“极佳”信度标准，各题项的校正项总相关系数(CITC)均大于 0.7，删除任何题项都会导致 Alpha 系数下降，表明问卷具有极高的内部一致性。

访谈资料转录为文本后，采用 NVivo 15 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过程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程序，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编码一致性系数为 0.87，达到了质性研究的信度要求。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网络学习资源的整体应用现状

3.1.1. 使用率与使用时间特征

调查显示，30 名受访者(75.0%)曾使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辅助学习，使用率与国内同类研究(70%~80%)基本一致[3][4]；未使用者占 25.0%，且 80%集中于学习时长 1 年以内的初级群体，存在推广空间。从使用时间特征看，63.3%的使用者在汉语学习初期(6 个月内)即开始接触网络资源，呈现早期介入的普遍性，仅 13.3%的长期学习者在学习 3 年后才开始使用，后者多受传统学习习惯与资源价值认知不足影响。周均使用时长整体偏短，46.7%的学习者每周使用不足 1 小时，无人每周使用超过 8 小时；但实际使用呈现高频短时的碎片化特征，与留学生课程紧凑、课余时间分散的学习生活模式相匹配(表 5)。上述特征提示，汉语网络学习资源需兼顾两方面优化：一是降低入门门槛，强化新手引导与适配性设计；二是开发短时轻量化内容，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学习场景，提升资源粘性与学习成效。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users' time us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表 5. 使用者汉语网络学习资源使用时间特征分布(N = 30)

维度	类别	人数	占比/%
开始使用阶段	学习汉语初期(6 个月内)	19	63.3
	学习汉语中期(6 个月~3 年)	7	23.3
	学习汉语后期(3 年及以上)	4	13.3

续表

周均使用时长	少于 1 小时	14	46.7
	1~3 小时	7	23.3
	3~5 小时	6	20
	5~8 小时	3	10
	8 小时及以上	0	0

3.1.2. 资源类型与内容偏好

在使用过的资源类型中，资源索引类使用率最高，达 86.7%；其次为社媒交友类，使用率为 66.7%；网络课程类使用率为 60.0%；学习工具类使用率为 46.7%；辅助性资料类使用率为 36.7%；其他类无人选择(见表 6)。资源索引类使用率最高，这一结果与当前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碎片化、分散化”的现状密切相关。由于缺乏统一的资源整合平台，学习者需要通过搜索引擎、导航网站等索引类资源来查找所需内容。社媒交友类使用率次之，该类资源的高接受度并非单纯的社交需求驱动，其深层机制与语言习得的社会文化属性高度契合。Lantolf J.P. (1994)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并非先天形成，也不是个体对孤立符号系统的被动接收，而是起源于社会互动，通过文化工具的中介作用逐步内化而来。语言学习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学习者只有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通过与他人的意义协商和互动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语言的运用规则和文化内涵[16]。本研究 66.7%的学习者使用社媒交友类资源，正是因为这类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传统课堂难以替代的真实互动场景和学习共同体支持。网络课程类使用率相对低于前两类，这可能与当前网络课程存在的内容吸引力不足、互动性差、个性化程度低、与课堂教学脱节等问题有关。

Table 6. Types of Chinese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used by users (N = 30, multiple selections)
表 6. 使用者使用过的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类型(N = 30, 多选)

资源类型	人数	占比/%
资源索引类	26	86.7
社媒交友类	20	66.7
网络课程类	18	60.0
学习工具类	14	46.7
辅助性资料类	11	36.7
其他	0	0.0

在偏好程度上，社媒交友类资源的比较偏好比例最高(46.7%)，辅助性资料类的非常偏好比例最高(13.3%)，而资源索引类资源的一般比例最高(56.7%) (见表 7)。社媒交友类资源认可度最高，与该类资源提供的真实语言实践机会和同伴支持密切相关。学习者在社交互动中不仅可以提高语言技能，还可以结交朋友，获得情感支持。辅助性资料类资源非常偏好比例最高，这可能与这类资源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即时可用性有关。短视频、文化纪录片、语法解析文档等辅助性资料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适合在碎片化时间学习。资源索引类资源虽然使用率最高，但偏好程度最低，主要是因为其功能单一，主要作为工具性导航使用，而非核心学习内容，且当前资源索引类平台普遍存在信息筛选效率低、个性化推荐不准确等问题。

Table 7. Users' preferences for various types of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表 7. 使用者对各类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偏好程度(N = 30)

偏好程度	资源索引类	网络课程类	辅助性资料类	社媒交友类
非常不偏好	2(6.7%)	2(6.7%)	2(6.7%)	2(6.7%)
不太偏好	1(3.3%)	1(3.3%)	1(3.3%)	1(3.3%)
一般	17(56.7%)	13(43.3%)	13(43.3%)	11(36.7%)
比较偏好	8(26.7%)	11(36.7%)	10(33.3%)	14(46.7%)
非常偏好	2(6.7%)	3(10.0%)	4(13.3%)	2(6.7%)

在学习内容方面，基础技能与语言应用选择人数并列第一，均为 26 人，单项占比 86.7%；其次是文化知识，共计 25 人选择，占比 83.3%；应试内容有 20 人选择，占比 66.7%；学术汉语有 15 人选择，占比 50.0% (见表 8)。该数据分布与本次样本以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为主的群体特征高度契合，同时也体现出留学生学习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内容存在较强学习需求。

若按学历层次对问卷数据进一步拆分，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呈现明显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汉语的整体选择占比偏低，但硕士生群体中该项选择比例高达 87.5%，说明硕士阶段留学生对专业化学术汉语学习资源存在迫切需求。

Table 8. The main content that users learn through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multiple selections)
表 8. 使用者通过网络学习资源主要学习的内容(N = 30，多选)

学习内容	人数	占比/%
基础技能(拼音、汉字、词汇)	26	86.7
语言应用(语法、口语、听力、写作)	26	86.7
文化知识(中国习俗、社交礼仪、历史背景)	25	83.3
应试内容(HSK 备考、专业汉语考试)	20	66.7
学术汉语(论文写作、专业术语、文献阅读)	15	50.0

3.1.3. 使用时段与使用目的、资源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使用时段上，碎片化时间使用率最高，有 20 人选择，占比 66.7%；其次为课前预习(18 人，60%)和课中辅助(16 人，53.3%)；课后复习有 13 人选择，占比 43.3%；专门的集中学习时段仅有 10 人选择，占比 33.3% (见表 9)。这一结果表明，学习者倾向于将网络学习资源融入日常学习流程，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而非替代课堂教学进行系统学习。碎片化时间使用率最高，与高频短时的使用时长特征相呼应。课前预习和课中辅助使用率较高，说明网络资源在正式学习场景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和支持作用。学习者通过课前预习网络资源，可以提前了解课堂内容，提高学习效率。通过课中使用网络资源，可以快速解决遇到的问题。这一发现提示资源设计应强化与课堂教学的衔接，开发与教材同步的预习和复习资源，同时优化碎片化场景适配能力。

Table 9. The time periods during which users primarily use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multiple selections)
表 9. 使用者主要使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时段(N = 30，多选)

使用时段	人数	占比/%
碎片化时间	20	66.7
课前预习	18	60.0

续表

课中辅助	16	53.3
课后复习	13	43.3
集中学习时段	10	33.3

在使用目的上, 拓展文化认知占比最高, 有 11 人选择, 占比 36.7%。其次为弥补课堂知识不足(8 人, 26.7%)和提升特定语言技能(7 人, 23.3%)。应对考试或学业需求占比最低, 仅有 4 人选择, 占比 13.3% (见表 10)。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表明当代留学生使用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动机已从工具型动机向融合型动机转变。弥补课堂知识不足和提升特定语言技能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 说明网络资源仍然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在针对性技能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对考试或学业需求仅占 13.3%, 进一步印证了应试需求已不再是学习者使用网络资源的主要动机。一位来自俄罗斯的 HSK5 级学生在访谈中表示, 我每天都会刷小红书, 不是为了学语法, 而是想看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了解他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Table 10. The primary purpose of users accessing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表 10. 使用者使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最主要的目的(N = 30)

使用目的	人数	占比/%
拓展文化认知	11	36.7
弥补课堂知识不足	8	26.7
提升特定语言技能	7	23.3
应对考试或学业需求	4	13.3
总计	30	100.0

在选择网络学习资源时, 学习者最看重的因素是内容适配性, 有 24 人选择, 占比 80.0%; 其次为功能实用性(19 人, 63.3%)和他人推荐(16 人, 53.3%)。获取便捷性(15 人, 50.0%)和界面友好度(14 人, 46.7%)也受到一定关注。而文化适配性仅有 6 人选择, 占比 20.0% (见表 11)。这一结果表明, 学习者最关注资源是否适合自身的汉语水平和学习需求。当前汉语网络学习资源普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缺乏针对不同水平和需求的分级分类, 这是导致学习者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功能实用性和获取便捷性也受到较高关注, 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功能实用、操作简单、易于获取的资源。他人推荐占比超过半数, 说明口碑传播是学习者获取资源信息的重要渠道。文化适配性占比较低, 主要与初中级学习者更关注语言基础技能, 尚未形成明确的跨文化学习需求有关, 同时部分来自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学习者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小, 也降低了对文化适配性的关注度。

Table 11. The main factors users consider when choosing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multiple selections)
表 11. 使用者选择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考虑因素(N = 30, 多选)

考虑因素	人数	占比/%
内容适配性	24	80
功能实用性	19	63.3
他人推荐	16	53.3
获取便捷性	15	50.0

续表

界面友好度	14	46.7
文化适配性	6	20
其他	0	0.0%

3.1.4. 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与未使用原因

在使用问题方面, 资源筛选困难最为突出, 共 16 人选择, 占 53.3%。内容质量问题 13 人选择, 占 43.3%。缺乏互动反馈 13 人选择, 占 43.3%。技术障碍 12 人选择, 占 40.0%。时间管理困难 9 人选择, 占 30.0%。文化适配不足 7 人选择, 占 23.3%。其他无人选择(见表 12)。资源筛选困难是最突出的问题, 这与当前汉语网络学习资源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的现状密切相关。学习者在海量资源中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水平和需求的内容, 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内容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内容陈旧、错误较多、缺乏系统性。缺乏互动反馈则表现为课程单向灌输、练习反馈不及时、缺乏师生和生生互动。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习效果和用户体验。技术障碍也较为普遍, 主要表现为网站加载缓慢、视频卡顿、移动端适配差等, 对于部分来自网络条件较差国家的学习者来说, 技术障碍是影响他们使用网络资源的重要因素。

Table 12.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users when using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30, multiple selections)
表 12. 使用者在使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时遇到的主要问题(N = 30, 多选)

遇到的问题	人数	占比/%
资源筛选困难	16	53.3%
内容质量问题	13	43.3%
缺乏互动反馈	13	43.3%
技术障碍	12	40.0%
时间管理困难	9	30.0%
文化适配不足	7	23.3%
其他	0	0.0%

未使用者共 10 人, 占受访者总数的 25.0%。其中, 不了解有相关资源 5 人, 占未使用者的 50%。缺乏设备或网络条件 2 人, 占 20%。认为资源对学习帮助不大 1 人, 占 10%。习惯传统课堂学习 1 人, 占 10%。其他 1 人, 占 10% (见表 13)。数据显示, 信息不对称是资源推广的首要障碍, 超过半数未使用者因不了解资源而未使用。这表明当前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宣传推广力度不足, 尤其是针对新生和初级学习者的宣传不到位。缺乏设备或网络条件是第二大障碍, 这部分学习者主要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1 名其他类未使用者表示汉语太难, 已经放弃学习, 这提示我们在推广资源的同时, 也应关注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心理状态。

Table 13. The main reasons why non-users did not use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N = 10)
表 13. 未使用者未使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主要原因(N = 10)

未使用原因	人数	占比/%
不了解有相关资源	5	50.0
缺乏设备/网络条件	2	20.0

续表

认为资源对学习帮助不大	1	10.0
习惯传统课堂学习	1	10.0
其他	1	10.0

3.2. 不同群体的资源使用差异分析

3.2.1. 汉语水平差异

交叉分析显示，汉语水平是影响资源使用行为的最核心变量，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资源类型偏好、使用深度和学习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汉语水平与学习工具类资源使用率呈显著负相关($\chi^2 = 11.24, df = 2, p < 0.01$)，与社媒交友类资源使用率呈显著正相关($\chi^2 = 9.87, df = 2, p < 0.01$)；与网络课程类资源使用率无显著关联($\chi^2 = 2.31, df = 2, p > 0.05$)，验证了汉语水平对资源类型选择的分化效应，且该效应在工具类与社交类资源中表现最为突出。

汉语水平与学习时长整体呈显著正相关($r = 0.72, p < 0.001$)，符合语言学习的一般规律，但个体学习效率差异明显(见表 14)。HSK 1~3 级主要集中在 3 年以内学习时段，其中 HSK 2 级人数最多(8 人)，主要在 6 个月至 1 年达成。但也有 2 名学习时长超过 5 年的学习者仍处于 HSK 1~3 级水平，而有 1 名学习时长 1~3 年的学习者已达到 HSK 6 级水平，这种差异主要与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环境和语言天赋等因素有关。HSK 4~6 级则多分布在 1 年以上时段，其中 HSK 4 级人数最多(9 人)，集中在 1~5 年。HSK 6 级 5 人中，有 3 人学习 5 年以上达成，符合高级语言能力需长期积累的规律。

Table 14. Cross table of Chinese proficiency and duration of systematic Chinese learning (N = 40)
表 14. 汉语水平与系统学习汉语时长交叉表(N = 40)

汉语水平(HSK 等级)	少于 6 个月	6 个月~1 年	1~3 年	3~5 年	5 年及以上	总计
HSK 1 级	3	2	0	0	1	6
HSK 2 级	1	5	2	0	0	8
HSK 3 级	0	3	1	0	1	5
HSK 4 级	1	2	5	1	0	9
HSK 5 级	0	0	2	0	1	3
HSK 6 级	0	0	1	1	3	5
未参加 HSK 考试	0	0	0	1	3	4
总计	5	12	11	3	9	40

初级水平(HSK 1~3 级)学习者高度依赖学习工具类资源，一位来自韩国的 HSK 2 级学生表示：我最常用的是百度翻译，遇到不懂的单词或句子就查一下，这样能快速理解课文内容。在学习内容上，初级学习者主要关注基础技能和简单的日常交际用语，很少使用社媒交友类和中文原生平台资源。

中高级水平(HSK 4~6 级)学习者则更多地使用社媒交友类和中文原生平台资源。一位来自法国的 HSK 6 级学生说：我现在很少用电子词典了，主要看 B 站的纪录片和综艺节目，这样能学到地道的口语表达，还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3.2.2. 学习时长与学习阶段差异

学习时长与资源使用行为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系统学习汉语时长与开始使用网络资源的时间总体同步(见表 15)。63%的学习者(19 人)在学习初期即开始使用网络资源，其中以学习 6 个月至 3 年的

使用者最为集中(7 人学习 6 个月至 1 年、6 人学习 1~3 年),说明多数学习者早期就借助网络资源辅助学习。7 人在汉语中期开始使用,全部集中在学习 1~3 年段,反映部分学习者在中段才引入网络资源。4 人在汉语后期开始使用,均为学习 3 年以上者,其中 5 年及以上者占 3 人,说明少数长期学习者较晚接触网络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习时长 1~3 年的学习者均已开始使用网络资源,表明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对网络资源的需求会显著增加。未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学习时长 1 年以内的群体(8 人,占未使用者 80.0%),这与该群体对汉语学习资源的认知度较低有关。

Pearson 相关分析进一步验证,系统学习汉语时长与周均资源使用时长呈显著正相关($r=0.41, p<0.05$),与资源使用类型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r=0.48, p<0.01$)。即学习年限越长,学习者每周投入网络资源学习的时间越多,同时会整合使用工具、课程、社交、学术等多类资源。而短期学习者多局限于单一工具类资源,资源使用的广度与深度均有限。

Table 15. Cross table of duration of systematic Chinese learning and time of starting to use online resources (N = 40)
表 15. 系统学习汉语时长与开始使用网络资源时间交叉表(N = 40)

系统学习汉语时长	学习初期(6 个月内)	学习中期(6 个月~3 年)	学习后期(3 年及以上)	未使用	总计
少于 6 个月	2	0	0	3	5
6 个月~1 年	7	0	0	5	12
1~3 年	6	5	0	0	11
3~5 年	2	0	1	0	3
5 年及以上	2	2	3	2	9
总计	19	7	4	10	40

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在资源需求上存在显著分化。本科生覆盖所有汉语水平,资源使用需求最为多样化,既关注基础技能的提升,也重视应试内容和文化知识的学习。硕士生整体需求偏向学术汉语和专业文献阅读,其中汉语水平较高的硕士生已能熟练使用中文原生平台获取专业信息,而汉语水平较低的硕士生则仍以基础技能学习为主,但对通用汉语网络学习资源的认知和使用程度较低。语言进修生多为初中级水平,以基础技能和日常交际资源为主,学习目标较为单一。

3.3. 学习者的主观认知与态度

3.3.1. 对网络学习资源的积极评价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质性编码分析,学习者对网络学习资源的积极评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 便捷性与灵活性,这是被提及最多的优点。学习者普遍认为,网络学习资源随时可用、随地可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根据自己的节奏和需求进行学习。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学生说:网络资源太方便了,我在地铁上、宿舍里都能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随时可以查。2) 内容丰富性与趣味性,网络资源提供了比传统教科书更丰富、更多元、更新颖的信息,通过视频、游戏、互动等形式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多位受访者表示,网络资源让汉语学习变得不再枯燥,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3) 免费与易获取,大部分网络学习资源免费或具有免费版本,降低了学习成本,对各类学习者都很友好。一位来自越南的学生说:很多学习 APP 都有免费版,功能已经足够我用了,不需要花钱买教材。4) 学习过程的加速器,学习者普遍认为,网络学习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快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加快学习进程。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学生表示:如果没有网络资源,我的汉语水平不会进步这么快。

3.3.2. 对网络学习资源的负面反馈

学习者在使用网络学习资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 1) 资源筛选困难, 53.3%的受访者表示, 网络上的汉语学习资源太多太杂。2) 质量参差不齐, 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一位来自法国的学生说: “我在百度上搜索一个语法点, 会出来很多结果, 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哪个适合我。” 3)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学习者普遍担心网络信息的准确性, 包括翻译错误、词汇过时、语法解释不准确等问题。尤其是在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 错误信息更为常见。4) 缺乏互动反馈, 与真人教师相比, 网络资源难以提供针对性的纠正和互动反馈, 尤其是在口语和发音方面。多位受访者表示,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 也没有人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5) 缺乏系统性与结构性, 网络资源信息量大但分散, 难以帮助学习者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一位来自韩国的学生说: “网络上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 我学到了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联系起来。”

4. 讨论

4.1. 社媒交友类资源高使用率的核心机制与本研究独特发现

调研显示来华留学生线上汉语学习表现出高频短时、碎片化嵌入的典型行为特征。且社媒交友类资源不仅使用率达 66.7%, 同时比较偏好占比位居各类资源首位。这一结果与郭晶等(2025)对越南学习者的研究中教学平台与学习 APP 为主的结论存在差异, 也区别于马宁(2023)控制实验场景下教学应用程序效果最优的结论[3][4]。本研究的核心独特贡献在于, 从自然自主学习场景出发, 揭示了社媒交友类资源在来华留学生群体中高接受度的三重深层机制, 突破了以往研究将其归因为“社交需求”的表层解释。

社媒交友类资源的高接受度并非单纯由社交需求驱动, 其深层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降低情感过滤, 提升学习持续性。依据 Krashen (1985)情感过滤假说, 传统课堂与专用学习资源的任务属性易引发学习焦虑; 而社媒平台以社交娱乐为表层形态, 语言习得呈隐性伴随状态, 可有效减轻学习者心理负担。受访者反馈, 该场景下无明确学习压力, 更易维持长期碎片化学习, 这是工具类与课程类资源不具备的优势。二是自发构建学习共同体, 契合社会文化理论的互动内化逻辑。本研究发现, 留学生会自发形成母语者社交圈与同国别学习社群两类互动圈层, 通过同伴互助实现支架式支持, 推动网络资源从单向输入工具向双向互动媒介转变。三是实现沉浸式文化接触, 适配学习者核心需求。本研究显示拓展文化认知已成为首要使用动机(36.7%), 社媒原生日常内容突破了教材文化的程式化局限, 可实现语言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的协同发展。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 留学生高频短时、碎片化嵌入的学习形态具有内在适配性, 契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知识建构逻辑; 社媒资源的高渗透率本质是学习者的自主选择, 其情境化、个性化特征更适配数字化时代的语言习得规律[17]。

4.2. 个体差异对资源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

汉语水平是影响留学生网络学习资源使用行为的关键变量, 其内在作用机制可纳入二语习得输入-输出假说框架解释, 不同类型数字资源的理论承载路径存在显著分化。

根据 Krashen (1985)的可理解性输入($i+1$)假说[18], 不同资源通过差异化路径实现输入适配。初级学习者依托工具类资源的翻译、注音功能完成降维解码, 将原生语料转化为适配自身水平的可理解输入。中初级学习者借助带字幕的短视频等辅助资料, 以视觉语境为支架降低理解难度。中高级学习者则通过社媒平台与母语者的互动协商, 获得动态调整的真实语料输入, 这是预制课程资源不具备的优势。

Swain (1985)的输出假说对输入假说形成补充[19], 社媒交友类资源是学习者实践可理解输出的核心场域。学习者在社交互动中完成主动输出练习, 并通过母语者的即时反馈修正表达、试探拓展语言边界,

在真实交际场景中推动语言能力精细化发展。

学习动机同样影响资源使用取向。本研究显示拓展文化认知已成为首要使用动机,表明留学生学习动机正从工具型向融合型转变[14],内在动机较强者优先偏好社媒与文化类资源,外在动机主导者更侧重应试与课程类资源。

4.3. 现有网络学习资源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本研究揭示的资源筛选困难、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互动反馈等问题,与杜芳等(2025)指出的数字文化资源系统性不强、利用率低等问题相一致[15]。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市场上的资源质量良莠不齐;二是个性化推荐技术应用不足,大多数资源平台仍然采用传统的分类导航方式,难以根据学习者的个体特征进行精准推荐;三是互动设计理念落后,多数网络资源仍然以单向的知识传递为主,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和反馈渠道。

结合本研究的学习者视角,问题的核心成因还在于资源供给端与学习者需求端的错位:当前多数数字资源仍以“教学输出”为核心逻辑,按照教材体系与教学大纲设计内容,而学习者在自主学习场景中更需要“问题导向、场景导向、文化导向”的资源内容。这种供给逻辑与需求逻辑的偏差,导致官方开发的优质课程资源使用率不及自发形成的社媒资源,也造成了资源筛选困难、适配性不足等痛点。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网络学习资源在来华留学生中具有较高渗透率,75.0%的学习者使用过网络学习资源辅助汉语学习,且63.3%的学习者在学习初期即开始使用。整体呈现“高频短时、碎片化嵌入”的使用特征,主要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而非替代。资源索引类和社媒交友类资源使用率最高,学习者选择资源时首要考量内容适配性和功能实用性。学习内容以基础技能和语言应用为主,同时对文化知识表现出浓厚兴趣,拓展文化认知已成为首要使用动机。汉语水平、学习时长和学习阶段是影响资源使用行为的核心变量。初级学习者依赖工具类资源,中高级学习者偏好真实语料和社交资源;短期学习者关注基础技能,长期学习者关注学术汉语;本科生需求多样化,硕士生侧重学术资源,博士生对通用资源需求最低。学习者对网络学习资源的整体评价积极,认可其便捷性、丰富性和免费性,但也面临资源筛选困难、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互动反馈等问题。资源推广的首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超过半数的未使用者因不了解相关资源而未使用,未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学时1年以内的初级学习者群体。

5.2. 建议

5.2.1. 搭建校内专属资源导航门户

针对资源筛选与质量痛点,由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图书馆开发留学生汉语学习专属导航门户。按HSK等级与五大内容模块构建分级分类资源库,标注难度与适用场景。建立教师审核加学习者评价的动态质控机制,保障资源质量。配套教师定制化资源包功能,支持按教学进度整合资源并嵌入教学全流程,推动资源与课堂教学深度绑定。

5.2.2. 推动资源与课堂教学分层融合

针对信息壁垒与群体需求差异,构建入学引导-课程融入-分层指导的推广体系。将资源使用指导纳入新生入学教育,面向初级学习者开设专项工作坊、发放多语言指南,破除信息差。依托教师资源包重构混合式教学流程,将网络资源融入预习、课中、课后各环节;实施分层适配,初级侧重工具与基础资源,中高级引导社媒与学术资源使用,为硕士生配套专属学术汉语模块。

5.2.3. 培育信息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

引导学习者向主动学习建构者转变。开展信息素养指导,教授资源甄别与整合策略。引导平衡碎片化练习与系统学习,兼顾社媒日常训练与教材体系化学习;搭建官方线上学习共同体,组织主题交流与语言伙伴活动,将自发社媒互动转化为针对性语言训练,强化输出效能并降低学习焦虑。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三点局限。一是样本量较小且来源单一,结论普适性有待验证;二是为横断研究,未考察资源使用行为的动态变化;三是仅关注使用行为与主观体验,未直接测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未来可从三方面拓展:扩大样本范围,开展多院校、多国别比较研究;采用纵向研究法,追踪不同阶段的资源使用行为轨迹;深入探讨网络资源对汉语学习效果的影响机制,构建含中介与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为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马箭飞,梁宇,吴应辉,等.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70 年:成就与展望[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5-22.
- [2] 刘琉. 数字化转型赋能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J]. 教育教学论坛, 2025(50): 49-52.
- [3] 郭晶,刘新阳. 越南网上中文数字教学资源现状、影响因素和开发策略[J]. 昆明学院学报, 2025, 47(1): 82-91.
- [4] 马宁. 国际中文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应用成效比较刍议[J]. 办公自动化, 2023, 28(5): 29-32, 25.
- [5] 丁琳. AI 驱动下高校国际留学生汉语听说能力提升策略[J]. 郑州师范教育, 2025, 14(6): 79-81.
- [6] 黄玉洁. 人工智能支持下汉语国际教育的个性化学习创新路径探究[J]. 大学, 2025(32): 11-14.
- [7] 张寒冰,王颜. 国际中文教育“线上 + 本土线下”教学模式探索——以越南学习者为例[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6, 46(1): 85-93.
- [8] 孟润田. 国际学生线上共建课堂汉语教学互动模式探索[J]. 大理大学学报, 2026, 11(3): 115-121.
- [9] 徐上.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现代汉语课程智慧教学探索[J]. 汉字文化, 2026(2): 110-112.
- [10] 李澎钥. 学习共同体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研究——以留学生汉语口语训练课程为例[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5, 39(6): 88-91.
- [11] 苏晓敏,黄文静,刘静雯,等. 佛统皇家大学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 App 文化体验维度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6, 10(7): 32-35.
- [12] 李清园,刘建国. 基于学习者视角的《工业汉语》数字化资源文化传播优化路径[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6): 26-28.
- [13] 李琦,史金生. 产出导向法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影响的个案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5, 8(5): 24-36.
- [14] 田晓蕾,戴一鸾. 跨文化视角下国外汉语学习者中国文化习得特征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5, 33(4): 30-35.
- [15] 杜芳,侯晓霞. 论国际中文教育数字文化资源的应用策略[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154-159.
- [16] Lantolf, J.P. (1994)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8, 418-420.
- [17] Yakar, U., Soylu, A. and Çaliş, N. (2020) From Constructivis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 Mobile Constructivism: How Mobile Learning Serves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6, 56-75.
- [18] Krashen, S.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gman.
- [19]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Gass, S. and Madden, C.,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bury House, 235-253.